华音环洋

提供原汁原味的英文翻译——

在昆剧院当“字幕君”

本报记者　郑　娜

“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10月的一个晚上，南京兰苑剧场，由青年演员严文君饰演的杜丽娘在台上低回婉转唱得哀怨，坐在台下的巴特·博隆听得沉醉。

巴特·博隆中文名叫致远，来自波兰，在欧盟商会工作，已在南京居住两年半时间。喜欢看京剧、越剧、锡剧、昆曲的他，到南京不久后，就开始到兰苑看戏。

在南京，喜欢看戏的外国人没有不知道兰苑的。作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以下简称江苏省昆剧院）的小剧场，这里不仅能看到原汁原味的南派昆曲，而且是江苏乃至中国所有城市中，唯一每场演出坚持提供中英文字幕的剧场。

文本翻译好，就是对昆曲最好的传播

加拿大人石峻山，是第一个给江苏省昆剧院做字幕翻译的外国人。他本科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2004年到南京大学做交流生后，开始接触昆曲。

“刚看昆曲那会儿，印象最深的是看胡锦芳老师演的《疗妒羹·题曲》，即使我的中文在外国人里算不错的，但还是看不懂字幕，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疗妒羹·题曲》是一出旦角独角戏，讲的是一位身世悲惨的女子在风雨之夜读《牡丹亭》的万千心绪，其中有大段唱词。尽管看不懂，凭借从小看戏养成的审美与中国文学功底，石峻山还是感受到了昆曲的“深邃”。他开始每周往兰苑跑。时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江苏演艺集团总经理柯军开始注意到这位爱看戏、研究戏的老外。

彼时，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3年有余，声名远播海内外，但国际传播力却不尽如人意。“剧院每年出访任务多，需要字幕翻译时临时去找，质量往往得不到保证。而兰苑也常有外国人来看戏，他们大部分中文水平不太好，一些文本如果没有英文字幕，他们根本看不明白。看不明白就少了些兴趣，就可能对昆曲艺术的传播造成折损。”柯军告诉记者。

在柯军看来，昆曲作为文化遗产，最宝贵的就是文本，把文本翻译好，就是对昆曲最好的传播。翻译不好，就传播不好。

怎么办？“不如请石峻山来做翻译！”2004年9月，在石峻山本科毕业即将离开南京之际，柯军萌生了这个主意。那时候，石峻山“迷上”昆曲，正想办法留在南京，计划做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双方一拍即合。

石峻山留在了江苏省昆剧院。2年间，他翻译了《桃花扇》《牡丹亭》等大戏、折子戏近百出。从2005年开始，兰苑剧场也正式进入有英文字幕、有英文节目单的新时代。

戏曲翻译的门槛和难度更大

“外国观众肯定是多起来了。最明显的就是有外国人会带着自己的外国朋友来看。”江苏省昆剧院副院长肖亚军对记者说。她记得剧院新创昆剧《1699·桃花扇》2006年3月在北京首演，台湾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观看后，多次通过媒体大加赞赏英文字幕翻译得非常棒，准确而且传神。当时的翻译就是石峻山。

自石峻山开始，江苏省昆剧院一共签约了9位外籍翻译，基本都是学习汉学的外国学生。剧院因人设岗，向上级部门申请专设了“英文翻译兼演出部对外业务经理”职务，一任接一任就这么延续下来。经过十几年的积累，江苏省昆剧院目前基本做到100%的中英文字幕演出。

“戏曲翻译的门槛和难度，与文学、影视等其它艺术形式相比更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梁燕表示。

近几年，戏曲在加速对外传播的同时，在翻译上遇到不少尴尬，如京剧《四郎探母》被翻译为“第四个儿子找妈妈”，《单刀会》被翻译为“关老爷去宴会”，《夜奔》被翻译为“在夜里奔跑”等。梁燕认为，之所以出现诸如此类令人啼笑皆非的翻译，究根结底还是不看戏、不懂戏。“戏曲翻译不是懂外语就行了，还要对古典文学、古代诗词有较多知识储备，对戏曲表演、戏曲音乐、戏曲舞台美术等方面的知识、术语比较熟悉。”

郭冉是江苏省昆剧院的第9任翻译，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昆曲演出史与传承，曾跟国家一级演员钱振荣学过小生的基本功，随南京大学解玉峰教授学习工尺谱和曲唱，能唱十几个昆曲曲目。

“一般来说，我第一遍翻译完后不会交稿，会去看演员的排练，根据现场演出情况对翻译内容进行调整，有时候还会和演员交流，听听他们对戏的理解和感受，再对英文剧本进行修改。”郭冉说。他认为翻译昆曲除了要准确、优美之外，还要特别注意字幕的节奏，就是字幕的分行是否紧密配合剧情的节奏。

石峻山也认为看排练很重要。现在一些译者通过看PPT来翻译，舞台上演员说什么、旦角还是生角说的、什么情境下说的，全靠猜，这样翻译出来的东西肯定一塌糊涂。比如戏文里的一个“请”字，可能是威胁、邀请或者暗示，在不知道什么动作的情况下，翻译就会有偏差。

经典剧目舞台翻译应体现国家团队的力量

“国内戏曲院团中比较认真、规范在做英文字幕的，首推江苏省昆剧院。”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谢柏梁表示。就他观察，目前除了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一些戏曲院团之外，国内大部分院团缺乏英文字幕常规常备的意识。一些院团往往是过几天要出国演出了，才临时做翻译。

“急就章”肯定是不行的。江苏省昆剧院、苏州昆剧院、上海昆剧团以及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等院团虽然做得不错，但“各做各的”“各自为政”也不是长久之计。最明显的就是风格不一，有的院团偏口语，有的院团偏学术化。一些经典名剧如《三岔口》《临川四梦》，不同院团翻译的版本也不一样。

“假设一个外国人看了不同剧团的同一个剧目，有可能以为自己看的不是同一出戏。”谢柏梁不无玩笑地说。他认为，在一些经典剧目舞台演出的翻译上，应该体现国家团队的力量，整合中外专家资源，做出规范、通用、典雅的版本，而不是如散兵游勇一般，你吹你的号，我唱我的调。

梁燕也认为应该结合中外翻译人才的力量。海外汉学家翻译中国戏曲当然很好，但是目前翻译中国戏曲的海外汉学家，英语为母语的比较多，其他语种的并不多，完全依靠海外汉学家不利于对其他语种观众的精准翻译。

针对国内戏曲翻译人才匮乏的问题，梁燕建议在外语院校的课程设置上，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如果是专门培养戏曲翻译人才的话，可以在本科高年级或研究生阶段，开设选修课，由专业课老师带领学生研读20世纪海外汉学家翻译的中国戏曲剧作经典文本，研究一些当下中国戏曲外译的成功案例。

“随着中国文化全球化，字幕已然成为戏曲走出去的基本软件和硬件，翻译问题迫在眉睫。”谢柏梁说。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排名前列的旅游目的地国、留学生较多的目的地国，倡导各个地方的大剧种做中英文双语或其他语种字幕，既是推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准备，也是对其他国家观众的尊重，更是对戏曲影响力的拓宽。

走出去，先要译出去

朱　玲

元末明初诞生于苏州的昆曲，于2001年以全票通过入选首批世界非遗名录。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昆曲的遗产价值体现在语言、文学、音乐、声腔、舞蹈、表演、砌末、妆容等多个领域。要讲好中国故事，昆曲的对外传播是一个极佳的窗口，其中语言是关键要素。将昆曲翻译成外文，是其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舞台不可逾越的第一道门槛。

目前的昆曲英译本，案头读本占主流，目标受众是外国戏剧研究者和爱好者以及少数国内的外语学习者，然而这个受众群体毕竟数量有限。昆曲的对外传播不应片面强调剧作的文本价值，还可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动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传播，其中海外演出就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可喜的是，近年来昆剧的海外巡演呈逐年增多趋势，仅2016年国内七大昆剧院团的海外演出共近20场，越来越多海外演出需要字幕译本。

昆曲翻译难度甚高，要求译者精通中外两种语言和文化。新时代的中国不缺乏优秀的戏曲理论家和戏曲演员，也不缺乏优秀的翻译人才，然而既懂得戏曲理论，又懂得戏曲表演，还精通中外两种语言的跨学科、复合型翻译人才则如凤毛麟角，鲜得一遇。译者的紧缺直接造成了戏曲翻译作品数量的匮乏，进而导致在中西戏剧交流中，中国的“逆差”远远大于“顺差”。这也正如2016年初，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来华演出时，其艺术总监格雷戈里·道兰所言：“中国有以汤显祖为代表的非常丰富的戏剧遗产，但这些在西方世界并不为人所知，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很少被翻译成英文”。

据笔者统计，国内外共有30多名译者从事过昆曲英译，健在者还剩20人，其中多半已步入古稀或耄耋之年，中青年译者奇缺。昆曲译者状况着实堪忧，译者队伍的培养与建设迫在眉睫。海外汉学家具有外语先天优势，近年来一些喜爱昆曲并有研究的中青年汉学家开始加入翻译队伍，如加拿大人石峻山（Josh Stenberg）和英国人郭冉（Kim Hunter Gordon）等。他们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使者，应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其功能。

中国译者擅长原语理解，外国译者擅长译语表达，中外译者合作不啻为昆曲翻译的最佳模式。目前国内外译者基本各自限于一隅，没有便捷的途径和渠道让他们知己知彼、互通有无。中外译者合作机制的搭建需要政府、组织、单位等多方协调、统筹安排。

（作者单位为苏州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

《大明风华》展中华文化之美

柴哲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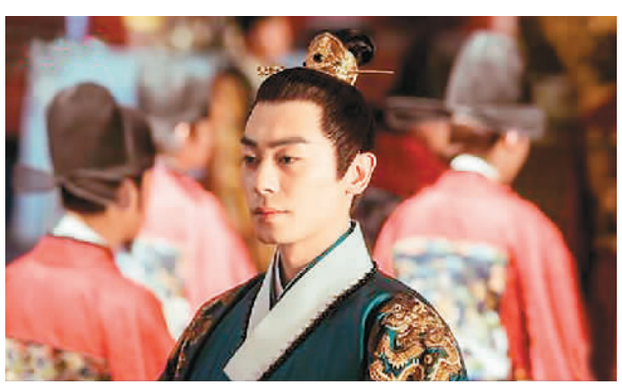
近日在湖南卫视和优酷播出的《大明风华》，以永乐元年靖难之役结束后为叙事起点，在数十载的风云变幻中，展现出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的恢弘盛景。

整部电视剧着重对英雄人物的刻画。剧中既有在北京保卫战中临危受命的于谦，他“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凛然正气令人敬佩；也有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一代名臣，他们夙夜在公、甘于奉献的精神催人奋进。

2020年故宫即将迎来600周年诞辰。这座代表着中华文化瑰宝的宫殿，正是始建于朱棣。《大明风华》通过细腻的笔触，将故宫的雄浑壮美展现得纤毫毕现、美轮美奂。同时，剧中还多面呈现了中华文化之美，无论是开篇引入的昆曲《单刀会》，还是精美还原的鸡缸杯、宫廷画、宣德炉，都从细微处撑起历史底蕴。《大明风华》为每个角色定制了不同环境下相匹配的服饰，并从建筑、服饰、饮食等多个角度对明朝历史进行了还原，向观众展现出中国审美、中国文化、中国气象。

《大明风华》深挖故事叙事背后的精神内涵。剧中，我们能从明代前中期盛世中看到修齐治平、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从郑和下西洋中读到中华民族合作共赢的外交思想；从封建朝代盛衰更替中获得“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文艺反映时代、荧屏映照生活。《大明风华》在文艺创作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家国情怀，为观众铺陈开一幅宏大的明朝画卷。



《大明风华》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梦在海这边》塑造海归创业者群像

边玥彤

《梦在海这边》剧照　　出品方提供

反映留学生回国创业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梦在海这边》目前正在热播。该剧以青年留学生归国创业为视角，以“理想”为主题歌颂了一批归国创业、报效祖国、追逐中国梦的追梦人，巧妙地将“青春梦”“报国梦”和“中国梦”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部聚焦时代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梦在海这边》积极挖掘和表现现实生活，通过讲述4位中国留学生求学、创业的奋斗故事，将个人奋斗创业的小历史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历史去表现，跌宕起伏的情节故事和鲜明的时代质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该剧以时间轴切分，共分三幕，从20世纪80年代中演绎至今，横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巨变的30年，以海归创业者的个人成长故事为缩影，全方位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变革浪潮，引起一代人的共鸣。

为了让剧情贴近现实，真正展现留学生回国创业的精神面貌，创作团队多次深入到江苏苏州工业园区、泰州（中国）医药城等地，采访相关部门领导以及海归企业家，了解国家扶持创业政策及医药人才回国创业的生动案例，积累了丰富、鲜活的现实素材。

对时代多维度的体察，让剧本有了扎实的故事和立得住的人物。以赵小青、肖战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初期赴海外留学的这一群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起起落落，见证了留学生群体的挣扎、迷茫；回国后，他们不断求索、砥砺前行，在医药、计算机、金融等多个领域唱响了创新创业的动人赞歌，实现了自身的成长和蜕变。从20世纪90年代初受国外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吸引出国，到因为梦想的召唤回国，剧中人物的故事始终与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变革密切相连。

正因为一个个站在不同时间节点和创新路段的奋斗者接力传递，各显其能，才创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跨越式发展。《梦在海这边》塑造的海归创业者群像，也是实现中国梦征程中普通追梦人的群像。通过“海那边”和“海这边”的对比，电视剧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真实还原了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创新创业实践，体现出当下中国大地就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奋斗舞台。这也正是“梦在海这边”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文创新国货大赛颁奖

本报电　（记者**郑　娜**）由人民日报《环球人物》、人民文创、新匠人新国货促进会等联合发起的“向祖国汇报”人民文创新国货创新大赛颁奖典礼日前举行。该赛事于2019年9月19日正式启动，大赛组委会招募了数百家拥有新技艺、新审美、新内涵的明星国货品牌，大赛评审团最终评审出最具创新的70款参赛作品，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主题为“消费升级下的文创复兴之路”论坛。来自创意设计领域的多位嘉宾，围绕如何做有趣的文创产品，怎么看待借鉴、抄袭、原创之间的关系，如何做精做好一个品牌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2019年5月，人民日报系文创品牌“人民文创”发布，首批产品就选择了英雄钢笔、云南普洱茶这样的中国传统品牌。人民日报《环球人物》杂志社总编辑、人民文创董事长谢湘表示，新中国7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国货品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人民文创希望通过此次新国货创新大赛，积极融入新国货发展，为打造新国货品牌、增强国货品牌影响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你好生活》传递美好生活真谛

杨　力

《你好生活》剧照　　出品方提供

最近，由央视网、中视电传联合承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央视网联合出品的新青年分享节目《你好生活》首播。该节目制作人、总导演尼格买提以及两位常驻嘉宾孙艺洲、董力，在体验民宿生活的过程中，为观众分享独特的生活哲学。

首期节目邀来飞行嘉宾撒贝宁一起探寻“心中的少年”。四个人暂且抛开忙碌的工作，回归清新自然，享受片刻恬淡，在推心置腹中娓娓道来关于奋斗、关于理想、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真谛。

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年来力推的众多文化类节目相比，《你好生活》最为鲜明的气质就是扑面而来的生活质感，它试图用年轻的语态、生活的表达，和当下的年轻人谈谈心，共同求解一道关于现实的谜题，但它不是灌输答案，而是在多视角的分享与碰撞中，共同去领悟关于美好生活的各种可能。

有观众表示，在《你好生活》里看到了对美好生活的质朴初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在寻找和世界更好相处的方式。这档节目促使我们去积极思考，更加正能量地去面对工作和生活。”

尼格买提在节目开播之际吐露心声：“生活本没有一纸蓝图，更没有标准答案。关于生活，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注脚。认真生活过的人才知道，他们通过努力换来的不是壮阔波澜，反倒是内心世界的安宁。”